

坊间

手温

□ 朱殿封

这次回家更换老屋的门窗,夜里躺在父亲睡觉的床上,身下铺着,身上盖着父亲盖过多年的被褥,想着父亲操劳一生5次盖了21间房,心里感念着,且又痛惜着,很长时间睡不着。

父亲第一次盖房是在1955年春天。那时他在天津市百货公司上班,他是“公私合营”合进来的职工,此前在天津先是跟着姨父学经商,然后自己出摊。父亲从出门做学徒那一刻起,心里就装了一个夙愿:在老家盖一处新房。因此极尽省吃俭用,他乘坐火车去杭州、苏州进货,途中单程一两天时间,每次带一斤炉花点心做一路的干粮。不是他格外爱吃炉花,他说糕点中炉花含水分少,同样斤两称的块数多,炉花油性大,吃了挡饱。父亲不止一次说:“过日子对个人没个狠劲不行啊,为了攒钱盖屋,我在百货公司起第一个月挣15块钱工资,吃饭零花只留5块钱,把那10块存起来。”

一月,一年……10元,百元……一张张钞票,展开,叠起,散开,摆起,父亲一遍遍抚摸它们,一次次数计它们,一回回留下了他的手温。直到那一天,这些带着父亲手温的钞票交到爷爷手上,又从爷爷手上化作一高二低五间北屋——三间正房两间耳房。砖墙基,板打墙,对开门窗,屋架七檩四梁八柱,墙角、窗台和门口青砖包角,石灰抹缝,时为村里中等以上质量的房子。

凡习惯行为俱有来处。父亲始终保持一个“手病”:无论是搓皱了、折角了的分票、毛票、十元票、百元票,到他手里都被他一摊展压平,那般仔细劲儿,是不是他当年攒钱盖房情形的再现?

父亲心大,他总觉着这处房院偏小,心心念念盖一处大房子。20年(1975年)后的春天,父亲向村委会申请了一处5大间房宅基地。这是一块低洼地,需要垫土抬升一米多高。父亲有谋略呀!此前两三年,一家人便更省吃俭用。吃粗粮,省细粮,把每年生产队分的、自留地里打的麦子晒干扬净,他一捧一捧收进簸箕,一簸箕一簸箕装进口袋,一口袋一口袋倒进能盛七八百斤麦子的三口大缸里,再放入花椒包预防虫蛀。大缸封存前,父亲抓一把麦子在手里,端详着,掂量着,送到鼻子下轻轻嗅着麦子的香味儿。那一刻,父亲一定想了很多很多。父亲要用它换钱购买盖房物料,招待帮助垫地基、盖房的乡亲。麦子带着父亲的苦心一年一年地续存,换新,带着父亲的手温欢快地流进流出大缸。

父亲对帮忙的乡亲很大方。请人垫地基,一天三顿面食,两顿炒菜,晚上一顿酒。别人家盖屋抽两毛三分钱一盒的“雪梅”牌香烟,他给乡亲抽两毛三分钱一盒的“巨轮”牌香烟。帮忙的乡亲不管抽烟不抽烟,每天一人送一盒烟。饭食、烟酒,在当时都是上等。父亲说:“人家给咱受大累,不能亏待乡亲。”那几年,过年连斤羊肉都舍不得买,长年连斤豆腐都不买。本村东风柱老爷爷卖豆腐,对父亲说:“立祥呀,你家的麦子都垫了地基了。”

带着父亲手温的麦子“垫了地基”,地基上立起了五间砖包皮(外墙用砖,内墙用土坯)、松木门、三扇开大玻璃窗的新房,它当时是全村新盖房屋中的两处好房子之一。

又23年后,父亲第五次盖房,他已经71岁了。起因是从村后穿过的公路改为339国道,1999年公路拓宽,路南后排的房屋需要提前拆迁,我家在其中。乡、村两级为拆迁户统一在路北安排宅基地,我家是四间房面积。我跟父亲说不要宅基地了,父亲说:“老家不能没个屋,要是没有房子了,村里人会认为没有你这户人家了,你回家连个站脚地都没有了,你也就没有这个村子了。”又说:“我回去盖,不用你管。”我知道,父亲认为房子是真正的家业,他一心一意想为子孙多留下些家产。有房子在,人的根就在。

我说:“既然如此,咱就盖结实点,花钱不用你操心,儿就是担心你的身体顶不住。”父亲说:“我觉着还行,没事呀。”

旧房扒了,父亲没地方住了,他又不愿意到别人家的闲屋去住。父亲用砖垒了一间一人多高的透风撒气的小屋,一个人住在里面只有一边刚能转开身,用给他做寿木(棺材)的木板擦起来当床铺,蜡烛照明,在小屋外放只火炉做饭。

父亲将买来的砖上手一块一块地挑,把不太周正的、烧得火候差的砖一块一块地挑出来,阳面墙使用周正砖,不周正和火候差的砖用在背面墙。他把畸形瓦都挑出来,一块也不用,避免覆盖屋顶因不平整而漏雨。墙下地基打了水泥地梁,屋内地面铺水泥,水泥下面铺塑料布隔潮,墙基以石头起基,阳面墙镶嵌瓷砖,松木门窗,窗户安装双层玻璃,房梁钢筋水泥浇筑,房顶使用楼板,可以随时搭建二层楼。

一块砖重1.9公斤,一片瓦重1.6公斤,4间房用了6万块砖,4000片瓦,合起来12万多公斤重。这一块,一片片砖瓦,没有一块(片)没从父亲手上走过,没有一块(片)没经过父亲“手称”,没有一块(片)没留下父亲的手温!挑拣砖瓦时,我亲爱的父亲是一种怎样的心情?他老人家想些什么呢?在想这是他毕生最后一次置办大家业?在想眼下不能耽误儿子上班,顾虑将来儿子没有了心思盖房,替儿子扛起责任?在想必须给儿孙在出生地留一块存身的地方?

父亲认真,建房工人施工格外用心,乡亲夸赞房子建造质量好。父亲听了笑得那么开心,自豪地说:“我连孙子那辈都想着了。有一天我不行了,他们都在外面,谁有空家来拾掇房子呀?这座房子60年内没事了。”父亲的这句话,说得我满眼泪水。父亲以他的惯有理念和刚强,夕阳之年再发余力盖起这座新房,父亲交给儿孙的不只是一座房啊!

新房落成,正是入冬第一次寒流到来的前一天。那天下午我接父亲回德州,车过边临镇西行不远,父亲说:“停下车,我想吐。”我急忙扶着父亲下车蹲在路边,他吐了。父亲这是累得!

我轻轻捶着父亲的后背,再也忍不住泪水喇喇流下来,又怕让父亲看见,赶紧不断擦去。父亲呀,你对儿孙的大恩大德,儿子今生今世何以报?!

我挽着父亲的胳膊慢慢站起,身,一只手紧握着父亲温暖的大手。而今,我睡在老屋,如同睡在父亲温暖的手心里。

敬惜字纸

□ 李汉荣

纸、旧书、淫书,然后汇总火焚或投入江中,不使字纸遭人践踏,不让淫书流毒人间。

我想,人们之所以敬惜字纸,是因为这些字纸多数都值得敬惜。古人在纸上写字,无论写什么,潜意识里大都笼罩着一种神圣感和庄严感,把写字的行为看成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的精神事务之一部分,即看作传承文化、涵养人心的一项庄重工作。无论是那种追求永恒价值的文人写作,还是未必有不朽价值的日常书写,由于对文字和文化、对世道和人心普遍恪守的尊敬态度,古人每写一个字也都是静心酝酿、小心落墨,甚至追求“无一字无来处”,即每一个字都出自胸臆、源于经典。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,我们能够想象那些为安妥一个字而辗转反侧、苦思冥想的苦吟诗人的形象: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”,三年仅得两句诗,连诗人自己都把自己感动得泪流满面。曹雪芹于蓬蒿茅椽、绳床瓦灶的贫寒窘境里,“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,泣血著成那部千古不朽的《红楼梦》,令多少中国人为之感动垂泪。

这样的书写,已经不是一般的写写画画涂涂抹抹的世俗行为和名利勾当,而成为一种信仰,一种心灵洗礼,一种安身立命的修行方式,一种向永恒致敬的精神仪式。

且不说那些经典诗文,即使古人随手写的那些借条、手札、留言、家书,虽是随意率性而写,却字字见性情,句句有底蕴。而且许多都是功力深厚的上乘书法佳作,那是“无意为佳而佳”的珍品。在古人那里,对文字和书写的敬重,已然化入骨髓,变成了一种高贵的生命本能。

我经常想,正是因了古人对文字的敬重,对书写的敬重,对纸的敬重,使得我

国古代的写作成为世上最庄重、最纯粹、最干净,最受人尊敬的精神活动。

也正因如此,古人写作的传后率极高,而次品和文字垃圾极少。古人绝不轻易动笔,更不轻率为文,这一方面是因为古时制造纸不易,印刷不易,书写者都十分惜物和节约;而更重要的,是因为他们把写作看成“千古事”,所谓“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”。他们深知,文字影响着世道人心,岂能不慎之又慎?他们在薄薄的纸上,呕心沥血,千锤百炼,精雕细刻,虔诚地传道立德,抑恶扬善,咏心抒怀,建造了比任何王朝都更长久的精神的王朝,修筑了比任何殿堂都更坚固的心灵的殿堂。

而今,世易时移,“敬惜字纸”的人们已经转身远去,“敬惜字纸”的传统也渐渐成为传说。

但是,你既不能埋怨人心不古,也不能奢望完全复活传统。人们不再敬惜字纸,是时势使然,也是文化的变迁使然。

如今的文化,特别是大众文化,已成为工商业、娱乐业的一部分,西方谓之“文化产业”,相比过去的载道文化和诗性文化,如今文化的大部分(除了极少量的纯文学、纯学术),已成为消费和消遣之物,成为混合着欲望宣泄和娱乐消遣功能的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,有很多所谓的文化产品,其精神价值和诗性含量已十分稀薄。

人们以越来越潦草的态度对待文字,对待书写,且不说网络无纸化书写的泛滥和草率,即使是纸上的书写,人们也鲜有那种敬惜字纸、敬重文字的谦恭和慎重,而是随心所欲,胡乱写去,写到哪里算哪里,反正看过去都是白纸上黑乎乎的字,什么境界、气象、意味、神韵、格调,什么言外之意、篇外之趣、象外之旨,韵外之致,什么“状

黄庭坚破戒

□ 杨光洲

下的永久纪念。

雨从早上就有一搭没一搭地下着,雾把南寺包裹得严严实实。僧房内墙壁上潮湿得淌下一股股细小水流,留下一道道如蚯蚓般的印迹。

掌灯了,黄庭坚没有像往常一样去与寺院住持光州禅师一起用斋饭,而是坐在僧房里不停地揉搓拍打自己的手腕、膝盖。关节里时而有似有小虫在蠕动,又时而酸沉,时而胀麻……让黄庭坚痛苦得坐卧不安。寺院寂静,拍打声愈显响亮,把光州禅师引进了黄庭坚的“槁木寮”。

光州禅师看了看苦不堪言的黄庭坚,目光又停在墙壁上黄庭坚所书的《发愿文》上,喃喃地念了起来:“愿从今日尽未来世,不复饮酒……”他转头缓缓地对黄庭坚说:“大人,您得的的是痹症啊!”

“大师可有良药?”

“请随我来。”光州禅师把黄庭坚引进了藏经楼,指着楼内经卷书架前的四口大缸说:“哪味药对大人病症,还请自鉴。”

“这分明是四缸酒嘛,你怎么说是药呢?”黄庭坚诧异道。

“对症即是良药。请大人仔细闻闻,它们有何不同?”

“第一缸酒味烈势猛,有刚无柔,如莽汉。”

“此乃金沙江水所酿。自带此江濡息

气息。”

“第二缸酒柔有余而刚不足,稍有少妇幽怨。”

“此乃岷江水所酿。流到戎州前,岷江被大渡河强行汇入,劫虽渡,然体已损,此水酿酒,未免有难平之意。”

“第三缸酒势虽宏大,但味略庞杂,如应接江湖客商之年迈掌柜,各种安排虽不失当,但精妙已被熬烂淹没。”

“此乃岷江、金沙江汇成长江之水所酿。长江接纳江河不计其数,此水酿酒,虽成其大,难免失之于精。”

“请大人再闻闻第四缸酒。”光州禅师期许地看着黄庭坚。

“绝妙佳酿!”对着第四缸酒深吸一口气后,黄庭坚脱口而出:“酒体强健如武士,神韵悠悠似佳人幽兰。刚而不僵,柔而不弱,华而不炫,丽而不妖……如功力深厚、腹有诗书又含蓄不露的谦谦君子!此酒是何水所酿?”

“大人真乃懂酒高人!此酒系涪江竹根水所酿。仙峰山溶岩间涓涓细流,汇成涪江,流经一望无际的万岭箐到达戎州。水润竹根,竹根养水。竹根水不仅有山泉的清冽甘甜,还有竹子的雅、柔、韧、劲,其所酿之酒,既有山石风骨,又有翠竹优雅;既有凌云壮志,又有含蓄柔韧。确如大人所言,有君子之风。”

春日植树记

□ 陈忠瑜

土要回填三遍,每遍都得踩实。”说着便用脚在树根周围踏出规整的圆,那圆凹痕后来成了蚂蚁迁徙的环道。

山坡上的野花总比城里开得早。当粉白的花瓣飘落在新培的土堆上,父亲会掏出早烟袋,蹲在树苗旁慢慢抽。青烟顺着他的叹息升腾,缠绕着抽芽的枝条。他说起当年被砍光的百年枫杨,那些树桩的切面渗出琥珀色的汁液,像永远结不了痂的伤口。“树记得比人长久。”烟灰落进土里时,惊走了一只正在搬运种子的黑蚁。

暮春的雨水丰沛起来。我们披着雨衣在雨中补种被山洪冲倒的幼树,斗笠边缘的水帘模糊了远山的轮廓。父亲用

草绳将树苗绑在木桩上,打结的手法与母亲捆扎粽叶时如出一辙。积水漫过胶鞋,我看见自己的倒影在浑黄的水洼里摇晃,恍如多年前那个跟在祖父身后撒松子的孩童。那时漫山遍野的油松还未遭遇虫害,林间的松涛能淹没整个童年的蝉鸣。

去年深秋陪父亲巡山,发现我们最早种下的那批杉树已高过屋檐。树皮皴裂成龟甲状,枝丫间悬垂的松果像青铜风铃。父亲用皴裂的指腹摩挲树干,树皮碎屑簌簌落进他衣领。夕阳穿过层叠的针叶,在他脸上投下细密的光斑,让我想起儿时透过缝隙看天的光景。

今晨打开老屋的木匣,二十本植树

证按年份摞得齐整。泛黄的纸页上,父亲的字迹在遒劲渐至颤抖,最后几年的记录由我代笔。墨迹叠印着不同季节的雨渍,某页还粘着干枯的二月兰花瓣。山风穿堂而过,卷起纸角沙沙作响,仿佛千万树叶在同时翻动。

我重返山里时,无人机正在高空播撒种子。但每当铁锹触及泥土,掌心传来的震颤依然与多年前别无二致。腐殖土的气息混着汗水的咸涩,在春日的暖阳里发酵成某种亘古的芬芳。

夕阳西沉时,晚风掠过成年的松林,带来遥远年月的松脂香。在泥土开裂的细节中,我忽然听见无数个春天正破土而出。

大家

一位当代作家这样叙述“敬惜字纸”的往事:

幼时,家乡的河边崖岸上有一片古老树林,掩映主宰一方的土地庙,那是神圣的地方,断不可来此放牧或砍伐。在土地庙旁边,黄土上石块奠基,有用石板 and 砖砌的宝塔状建筑,约有五六尺高,面朝供奉处开口,里面烧得黑乎乎一片。

我问奶奶,那是做什么用的。奶奶悄声说,烧纸用的。不是那地方烧纸吗?我指了指土地庙。那是烧黄纸的,这是烧白纸的,奶奶解释说。啥是黄纸白纸?我忙追问。小孩子废话,奶奶赶快拉了我走,别惊动招惹了文昌星,让你考不上学。吓得我再不敢询问。妈后来说,那儿是文昌星君的供地,文昌星君掌管智慧,人们就把带字的废纸、练习本,烧了供奉,以示敬惜字纸。

古人对文字充满着敬畏之情。传说仓颉“仰观奎星圆曲之势,俯察龟文鸟迹之象,博采众美,合而为字”,“始作书契,以代结绳”。古人从此告别“结绳记事”的懵懂年代,而开启了用文字书写的文明历程。更有《淮南子》载,“昔者仓颉作书,而天雨粟,鬼夜哭”,因为发明了文字,人的智慧随之升级,就有可能泄露“天机”和“鬼神之事”,所以惊得天泣鬼神。后来,为了在天上有一管理文事的神仙,又设置了文昌星君,来祈求智慧。

上面所述土地庙旁用于焚烧字纸的宝塔状建筑,就是过去随处可见的惜字塔,又名惜字楼、圣迹亭、敬字亭等等,用于将收集的废纸残书焚烧,以敬拜仓颉和文昌星君。

另外,有些地方组织有“惜字会”(或文昌会),劝人敬惜字纸,人们自愿上街收集字纸。也有由地方政府、大富人家或祠堂官观出资雇专人收集。除每日雇人沿街收取外,每月还定期收集各种废

谈数

绍圣五年(1098年)六月,黄庭坚寓居戎州(今宜宾),此时他已戒酒14年了。戎州乃岷江、金沙江汇成之地。好水酿好酒,但戎州遍地的酒坊,四溢的酒香,叩不开黄庭坚的心扉,他要戒酒进行到底。此时莫说杯中物,整个世界于他似已索然无味。他早已心灰意冷。有多冷?看看他为自己所寄居的南寺僧房所取的名字吧——“槁木寮”,也称“死灰庵”。

也难怪黄庭坚打不起精神,从元丰二年(1079年)乌台诗案为苏东坡仗义执言被处“罚金”开始,他就一直在走下坡路:

母亲去世两年,他还没有从悲伤中走出,就又有人说他主持修撰的《神宗实录》中所记“用铁龙爪治河,有同儿戏”为诬陷不实之词。黄庭坚因此又被贬为涪州别驾、安置黔州(今重庆市彭水县)。绍圣五年三月,黄庭坚的表兄赴任夔州路常平司,而黔州归夔州路管辖。黄庭坚就又被以“避亲嫌”为由,被安置到离政治中心更加遥远的戎州。

身负冤屈,迁谪蛮地,亲人阴阳两隔,知音江湖飘零,寓居僧院的黄庭坚,堕入无边的孤寂,觉得浑身已把他遗忘了。他与往昔的联系,唯有世界关节日渐加重的酸胀痛麻。那是他任叶县县尉、国子监教授、太和知县等职时,案牍辛劳留

后窗

春日的雨水总裹着青草腥气,我蹲在泥土的梯台上,看父亲用铜铲剖开湿润的泥土。多年前的铁皮水桶还挂着褐色的锈斑,桶壁的内痕里嵌着往年的苔藓。

栽种油松是门讲究的活计。树苗从苗圃运来时裹着草绳,根须蜷曲如婴儿攥紧的拳头。树坑的深浅要抵到成人膝盖,太浅根须舒展不开,太深又怕闷坏生气。这个分寸父亲拿捏得准,他说是跟地气对话的感觉。

春分前的风总带着未褪尽的寒意。我们搬运树苗时,枝丫上的冰凌会簌簌落进后颈,激得人打个寒战。父亲握锹的手掌布满裂口,他教我扶树苗扶正的动作像在托举新生儿:“根须要像伞骨般散开,